

酌

中

志

酌中志卷之四

恭紀今上瑞徵第四

明宦官劉若愚撰

今上萬歲爺誕生後晏年失恃奉神廟聖旨托付西李老娘娘卽光廟彌留之際傳封皇貴妃未行後封康妃者看視至泰昌元年九月內移宮之後奉先帝聖旨改托光廟選侍東李老娘娘卽曾封莊妃者看視同居於慈慶宮後之勗勗宮今上每日晨興拜天後卽行朝母妃定省禮進退周旋乘暑罔間天啟二年九月內冊封信王進封聖母劉老娘娘爲光廟賢妃時皇八妹位下

有一近侍宮西李老娘娘看視先帝今上時曾並得侍奉天啟中年今上偶問曰西山有位申懿王墳乎跪啟曰有生母劉老娘娘葬此墳附近之處爾曉得否跪啟曰知之今上遂密付銀若干兩命此近侍置辦香燭祭品潛往祭奠仍諄諭再四曰爾可祝告明白若就如我親去恭祭一般及祭回覆命時容顏戚戚孺慕眵篤淚痕盈聖目也是時朱邸不乏位下諸臣乃不肯顯然差往而暗托此近侍者慮左右侍從半是逆賢之黨倘被逆賢所知致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耳當莊如老娘娘葬

逝今上哀痛如禮未忍視慈母異生母也聖孝之根於天性者如此及天啟七年八月內入繼大統卽首傳聖母劉老娘娘徽號遷祔之諭改葬於光廟慶陵先是天啟七年修建元宮時計安安梓宮寶座合容安光廟老爺孝元郭老娘娘孝和王老娘娘三位梓宮也彼時內宮監管理王敬翟應奎創議於合造尺寸之外仍暗將寶座增濶若干尺至七年十二月內聖母孝純劉老娘娘遷入共安安梓宮四位尺寸恰好時護送聖靈內外諸臣劉鑑郭志義李志錡等親入恭闕無不贊嘆不然

時日所限天寒替短既不敢停候增修又不敢崇卑殊  
厝將奈之何夫此豈人力也哉我聖主聖孝格天故莫  
之爲而爲能預相默感有如此也聖心樂讀書十餘齡  
卽好靜坐頤養玉體一夕夢烏龍蟠殿柱會向莊妃李  
老娘娘言甚殊異焉一日偶遊於本宮花園園有兩井  
相離頗遠今上親用汲器偶於初井得金魚一尾頗悅  
卽詣次井亦汲之目看這裏如何器甫下卽引出亦得  
金魚一尾活潑光耀左右皆驚服不敢言命將魚俱放  
西苑河內及移居外府第大婚禮成之後有獻生鯉二

大尾暫蓄缸中一尾躍出跌傷一尾兩目皆動如求生狀左右皆驚異以爲魚脫目亦罕事也今上竟不忍烹而放焉登極數日後王體乾逆賢等侍側問及立枷之事體乾奏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方用之聖顏蹙然不悅曰雖如此說其實也太慘了逆賢默然叩頭呼萬歲以退聖心仁慈根於天性者如此先是課內小臣讀書有慚者今上厲聲呵責曰讀書是好事何害羞若唱曲兒倒不害羞耶今上寫做進字時凡紙有餘而影本或小有必挪移而填滿之不忍將空紙裁去覽漢

末書史見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權未嘗不撫卷切齒  
凡經書有疑難字義典故卽洪武正韻海篇直音及韻  
小補等書自搜查之聖性天縱英斷節省發於自然者  
如此永奉徐應元每倚逆婦屢恣肆不謹今上久優容  
之或改顏假借之繼毫圭角不露也聖度之用晦委蛇  
如此天啟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登極自文華殿移居乾  
清宮將暖閣內舊設玩好器具盡行屏撤中外臣庶無  
不仰頌堯舜咸拭目以觀太平也十月二十六日退逆  
賢十二月初二日發應元湖廣顯陵安置崇禎元年二

月降應元淨軍調發鳳陽應元實逆賢所靠爲親信接  
手後動人也近開俎於鳳陽人咸快之逆賢薦好花木  
夏則茉莉梔子花簪戴滿頭冬春則牡丹等花羅列滿  
堂今上在藩邸逆賢每以非時花木果蔬之類爲獻其  
所差官人皆逆賢心腹名下或見任先帝御前貴近者  
也雖以厚賞酬其來然聖心儉素不尙此勉以露色俯  
納耳凡賢下用事不用事之姓名面孔總難逃洞鑿也



酌中志卷之四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五

三朝典禮之臣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登極十齡矣時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兼掌東廠其僕徐爵號小野頗通文理達事情馮與江陵張相公居正內外同心翌戴冲聖自新鄭高相公拱退後凡江陵在外之相業聖母聖廟之睿注皆馮納約自牖之驗也神廟左右內臣如孫海客用之流日以狗馬拳棍導神廟以武馮則凡事導引以文蒙養之績在馮爲多司禮監所刻啟蒙集四書書經通鑑直解帝鑑圖說等書

至今見之者每爲咨嗟嘆息焉馮號雙林篤好琴書雅  
歌投壺有需者風神廟曾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  
鹽梅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日風雲際會時凡馮寫大  
字扁聯之類卽以前章或雙林及景仰前哲諸圖書印  
識之所造琴頗多世人咸寶愛之萬曆四年五月內勅  
同法司大熱審平反甚多一日神廟偶醉佩劍夜遊將  
一內官頭髮斫下又杖二內官幾斃慈聖老娘娘知之  
翌晨易青布袍屏簪珥聲言欲特召閣部大臣謁告太  
廟將廢神廟立潞王且先令喧傳於官中神廟恐懼滋

甚跪泣久之始解遂將客用孫海斥遂孫得秀溫祥周  
海皆私家閑住此萬曆八年十一月事也自江陵不奔  
父喪之後中外多忌馮者秉筆張鯨係張宏名下又侍  
神廟於潛邸久遂乘便密爲神廟畫計害馮宏於鯨爲  
本官偵知之密解勸曰司禮馮公前輩有骨力人留著  
他好多哩鯨拒不聽遂乘間從與神廟傳旨著馮保私  
宅間住云神廟猶豫尙不忍曰若大伴上殿來我不  
管鯨曰既有旨馮某必不敢違遂先給以閑住已而謫  
南京孝陵復以言官江東之等疏遂藉沒馮保張大受

楊舟徐爵等產是時先監矩已任司禮監典簿經理其事復逮保弟馮佑姓馮邦寧等於獄此萬曆十一年正月事也後佑與邦寧皆瘐死徐爵擬戍馮竟謫死於江南葬於留都皇廠林木森鬱巍峩佳城實天所以報忠臣也先帝卽位之初秉筆王太監安馮名下也擬奏請卹典改遷未果而遇害焉張太監宏號容齋廣東人所南張公者是也遂繼馮掌印而張鯨掌東廠宏蒙神廟優禮雖亞於馮然推心則過之十二年三月欽遣閱視京營不二三年因神廟日益英聖而左右間有以貨

聖心者遂絕食數日而卒神廟頗悼惜之宏慕正阜時  
門外迎祥寺側谷注之際居官之美具在墓碑宏恆曰  
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是以儵然長逝蓋於學問有  
所得云張鯨北直新城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選人爲宏  
名下剛介寡學馳心聲勢神廟倚毗之後掌東廡兼內  
府供用庫印頗爲時相所憚其用事之司房邢尙智招  
權納賄耽於聲色致言官李沂等交章劾鯨萬曆庚寅  
元旦召輔臣申相國時行等入毓德宮神廟出大理寺  
評雜於仁酒色財氣四箴疏示之賴輔臣救於仁得削

籍仍出李沂疏諭鯨跪聽輔臣戒諭之是日也輔臣已  
出復召入時皇長子九齡矣皇三子五齡矣咸宣來令  
輔臣拜見之自此鯨寵眷漸衰後退廢林下尚習擬成  
鯨與先監矩極契厚而調不同丁未冬先監坐化鯨聞  
之痛而無淚至戊申五月病卒塋於香山永安寺側鯨  
弟書紳廕金吾至都督同知其掌家劉鈺性儉素務稼  
穡掌班鄭守成通文理多蓄古書先監之掌家常雲者  
鯨名下也先卒而掌司禮監印者張誠也張鯨既退誠  
遂兼掌東廠及內官監印爲人鯁直不阿好看書每據

古事規諫或暗地譏罵無所忌神廟頗憚之十五年三月欽遣閩視京營其後營中夫人郝金鳳女之死誠會與謀自此內執事多有譖誠者誠率意不防又其弟張五老名勲者私與戚臣武清侯李家結姻又名下齋王王忠頗恃寵恣肆不謹二十四年正月神廟震怒立斥退誠著田義掌司禮監印孫選總督東廠該孫選等題爲欽奉聖旨事奏聖旨是逆犯張誠張楨及各弟姪張勲等張紹寧等霍文炳等及弟姪霍文燦等各犯并王王錢恩李承德李輔耿進馬義王用馬彰蕭玉王忠段



秉忠張懋忠霍朝王詔喬進馬欽金忠本犯原有莊房  
田地俱著該撫按官卽便查明都籍没人官不許隱漏  
還立限與他都察院知道欽此於是將誠降發南海子  
淨軍看守牆鋪逮家人張勳霍文炳等內官張楨錢恩  
等十餘人皆下法司獄論死其原籍田產各籍没人官  
後復戮張勳蕭玉王忠於市而喬進等至泰昌元年秋  
始釋惟張楨於三十四年先盛筵奉勅大審同曹御史  
學程奏請未允三十五年夏大雨獄牆壞楨等數人咸  
瘐死先帝東宮紀事高公時明伴讀沈公蔭皆誠名下

及二人以從龍勞陞秉筆具疏奏復誠原官討論祭爲  
身後榮焉沒誠產時先監矩已秉筆矣繼誠掌印者田  
太監義掌東廠者孫暹也義陝西西安府人嘉靖二十  
一年選入由文書房陞南京守備神廟久知其貞介忠  
誠有大臣度特召秉筆其楷書端嚴有如其品及繼誠  
後凡典禮政務與先監矩開誠協濟裁酌施行田性儉  
樸寡言休休有量人不敢干以私二十四年三月兩宮  
災其夏偶與先監深夜坐語仰天太息先監會其意詰朝  
乃攜兩奏稿往見田看畢稱好卽署名同密諫神廟其

一疏畧曰臣義等竊見近日以來外廷章疏留中不報

者多以致部院屢行催發間有疑惑議論左右朦朧隱

蔽不行進奏伏乞萬歲爺簡覽批

云

其二疏畧云臣

義等竊見御前執事官人內官或干聖怒責處發遣絡

繹不絕每致重傷兼患時疾而死亡者殆無虛日蓋以

聖旨欽傳卽以本日動刑而用刑者因懼罪及於已輒

加數多酷責而押解者復懼連累日夜嚴加整鎖致使

受刑犯人得生者十無一二如此致傷天和豈聖世所

宜有哉且如近日因尋訪楊山女一事但兩官回祿咸

稱不知熾火煨煉或成灰燼未審的確罪及守門又斃  
幾命矣凡官人病死者卽連累內官或打一百二十一  
百五十性命難存一人病死者尙然可憫况又波及無  
辜生命乎令耳聞目見哭聲載道怨氣冲天景象如此  
若不披瀝上奏則是臣等貪祿戀位畏死偷生直犬馬  
之不如也伏望聖斷將臣等分別罷斥云神廟嘉納  
之田下用事掌班趙剛楊致中各具能幹廣交縉紳凡  
田所進納御前錢糧皆兩人設處置辦田亦推赤不疑  
掌家王鈇具員而已戊戌春孫暹卒葬西山碧雲寺暹

北直涿州人魏忠賢之本官也先監矩繼暹掌東廠矣  
田至乙巳八月卒蔡磨石口繼田掌印者亦先監矩也  
遂兼掌東廠見先監遺事語中丁未冬先監坐化而繼  
掌司禮監印者成敬也掌東廠者魏仲也成於嘉靖三  
十二年選入由秉筆掌印性豪俠樂施與喜狗馬謳歌  
好花木鮮服飾善飲嗜不甚好讀書然好武勇騎射戊  
申三月欽遣閱視京營而識見深沉料事多中己酉之  
正月壬辰訛言口從黃花鎮犯京師男女避難者踐踏  
塞路城門爲之晝閉神廟亟召問策成徐對曰無事萬

歲翁寬懷如真，有口警兵部，豈無塘報，此必訛傳。其後始知果薊帥王國棟，夷兵夜過昌平，擅拆民籬，落燃火，禦寒而火光燭天，遙見夷柁，遂驚爲口至也。其掌班侯清篤，信仁善人也。成家政頗嚴，急賴清救，解爲多成。卒於庚戌秋，塋於迎祥寺後，而掌東廠之魏仲繼之。秉筆李浚，掌東廠矣。仲碌碌苛謹，廠體從此漸廢。仲卒，年餘神廟慎印缺，難其人久不補。而後以督廠代攝印務，終浚之身未掌印也。辛亥冬，浚卒，特命乾清官管事。常雲獨力辦膳神廟，陞正陽門提督李恩文書房，盧受爲秉

筆次年春以恩掌司禮監印以受掌東廠至癸丑秋受  
接常雲亦獨力辦膳終事神廟也萬曆乙卯閏八月神  
廟重慶萬壽聖節時西山楊家頂觀音菴僧處牡丹忽  
開一朵管花內官知之受費六十餘兩爲寺中功德將  
所開牡丹移進御前神廟甚嘉悅爲瑞焉受魏伸皆嘉  
靖四十一年選入李浚與恩皆嘉靖二十六年選入於  
先監爲同年恩能書爲人坦率令之秉筆會復起掌印  
宋太監晉其名下也秉筆李太監鳳翔南京守備李太  
監秀華又皆宋名下也不數年恩卒盧受自此以掌東

廠兼司禮監印卽率意妄奏若籍王體乾產可百餘萬足備京城河上河工之用後不能實其言遂借影匿爲題逮體乾名下李晉田玉劉文忠趙本政等於東廠並沒晉等產凡親屬牽連者可數百家都中爲之不寧承芳旣不稱任於九月十五日亦褫送刑部獄晉等每自東廠送刑部獄承芳凡兩次督廠所參送內犯董貴常國安徐進喜等外犯高騰震高瞻昆崔茂槐路文顯等計二十餘起恐暗中肆毒報復乃買許多厚木板將所住房上下四旁徧壁廂之房門院門皆換以堅厚者怖



性不寧人多笑焉後部覈擬絞遂吃素叩佛書寫佛經復虔事呂純陽仙師每夜禮拜北斗至辛巳春遇赦蒙內閣范相公復粹釋承芳罪御筆特改承芳外衛軍首等亦充外衛軍初萬曆庚申秋神廟宿天光廟念典璽局郎鄒義潛邸勞久陞秉筆掌東廠兼尙膳監印其年冬義辭任閑住先帝以沈蔭掌東廠今會秉筆張邦詔郝隱儒乾清官管事劉時登皆義名下也天啟二年夏蔭爲逆賢退斥閑住宋晉掌東廠三年冬宋私宅閑住逆賢掌東廠虛受以天啟元年五月辭官逆賢寤先帝

旨發鳳陽淮王太監安辭印不掌而王體乾自元年五  
月至崇禎元年四月掌司禮監印兼掌御用監印尙膳  
監印逆賢退後所遺東廠亦體乾掌也自此之外如神  
廟時秉筆邢銳宋坤許成及隨堂李壽丹登等若干人  
光廟時秉筆魏學顏田詔崔文昇等若干人先帝時秉  
筆杜茂劉用劉克敬裴昇史賓張文元諸棟李晉吳進  
忠陰相王敏政郝隱儒王朝輔趙秉彛等若干人亦皆  
典禮大內臣顧不能遍載也

4

南中志卷之五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六

大審平反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刑獄者重事也我國家每年熱審之外凡遇丙辛之年  
卽特勅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前往三法司錄囚名目  
大審夫必於丙辛者丙協於明辛者新也欲在上者必  
明照覆益在下者既經此一番鍛煉期於悔罪自新斯  
不負祖宗以來欽卹之至意也憲廟時司禮監掌印黃  
太監賜五年大審值大司寇陸公瑜大廷評王公概時  
重犯中有兄與人鬪毆其弟幫因而致死坐弟抵償黃

太監欲從未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鬪者  
尙披髮纓冠而往救之況其兄乎正該在矜憐之列二  
公無以應卒饒死改戍事載沐化類編夫此猶細犯耳  
至神廟時御史曹君學程以建言久繫中外憐之萬歷  
三十四年先臣陳太監矩掌司禮監印少司寇沈公應  
文署刑部事於是先會同總憲大理卿共具公書與先  
監曰竊者伏遇聖明舉五年欽卹之典而臺下奉命出  
獄雖係先朝令甲實千載一時蓋朝廷將以詔赦之未  
釋者而并蘇於熱瘁之時幸臺下又以慈悲之度世者

而得行乎全活之惠將丹書同注生之錄囹圄有禱室  
之謠豈獨諸囚籲天頌聖哀鳴望援而生等叨列法司  
職在昭雪於臺下實有非常之希冀矣昨承開列可原  
重犯六十二起澤及枯骨明燭覆盆甚感甚感夫入井  
赤子惻隱之所必先納溝匹夫聖神之所甚憫故知臺  
下仰體皇仁廣行善事更有匪夷所思者蓋古人有宥  
一人而千萬人感泣生等敢爲臺下誦言之曹御史狂  
慝批鱗不識忌諱囚繫十載來日無多聖慈如天待以  
不死彼日夕焚香頂戴銜恩無極第其有近百瞽母倚

閻堪憐母既強視息以願見子之還子亦忍須臾以思  
與母訣賦歸爲伍桎梏爲親已微喘之奄奄追夜臺之  
寂寂長安齒髮之倫俱惻生等狐兔之悲可知臺下地  
切紫宸春先幽谷豈靳久奏解此南冠況朝鮮之役釋  
放逮繫在詔旨燦如日星而欽卹之典徧及累囚於言  
官豈靳雨露乎生等特借重臺下會疏叩闕萬代瞻仰  
在此一舉至於遵肆赦而請釋者旣未奏有明綸則從  
熱審而并上者自應不拘往例不然朝廷詔令爲虛文  
而法司壅闕負重譴矣故於臺下擬釋之外輒有奏記

皆灼見其有可生之路而不欲使有向隅之夫若以一  
二情罪已確應與眾共棄者俱據實奏聞以祈酌議無  
非共襄公平之典而逆知臺下之虛懷涵納者也仰希  
鑒照不勝延佇云云至七月初九日先監領勅審錄至  
初十日方審至曹御史徐會同三法司具疏外先監曾  
有奏帖內稱臣矩本月初十日卯時前到大理寺會同  
三法司侍郎等官沈應文等照例升堂入座會審至廣  
東司有斬犯罪人一名曹學程哭告犯人原係御史爲  
東事妄言得罪監候十年悔過不及豈敢惜死惟是原



籍廣西家有老母九十餘歲經年盼望生還一面犯人在監晝夜憂思患疾沈重若母憂死犯人不得一見忠孝兩失雖死於九原不成人類望乞欽命列位轉奏聖明赦宥得生實全母子二命世子孫感戴天恩臣向本犯說你雖係言官因言得罪激聒聖上况是欽定人犯屢有嚴旨誰敢輕議臣又向各官說先生每怎麼說有三法司沈應文等說曹學程愚意言官不識忌諱罪實自取雖係欽犯不敢輕為擬議但東事仰仗天威久已平定本犯監候十年懲創已深又有九十餘歲垂死

老母今遇欽卹大恩我每職掌所關正當仰體聖仁大德好生况親本犯皮肉銷鑠氣息奄奄萬一憂死固周望恩無日若不具疏後來難免溺職之罪理當奏請定奪煩欽使大人轉達天聽有科臣梁有年等說曹學程自知罪戾緣係欽犯不敢輕議聖度如天定無留滯况今宮闈疊慶千載奇逢赦過宥罪無處不及今審稱伊母年九十朝不保夕本犯亦奄奄待斃衆所共見幸遇欽卹之時正當仰體聖明好生德意合詞上請定奪庶免不言之罪擬此臣又向各官說這事情重大如何批

語會議批奏請二字臣謹奏知是時神廟在宥有年侍  
聖母慈聖老娘娘於慈寧宮聖母已聞曹御史家有盲  
母九十餘歲亦惻然憐之是歲八月十七日神廟萬壽  
聖節躬詣聖母朝謁言及祈天永命之事漸及刑獄註  
誤之臣神廟聖性至孝卽跪承恩旨至十月內始將曹  
御史釋放內犯張植則未允也又光廟於三十三年十  
一月十四日誕生薰廟正值慈聖老娘娘壽齡六袞喜  
育元孫三十四年春神廟加上聖母徽號恭慈二字詔  
赦天下光廟生母恭妃王老娘娘進封皇貴妃是以日

官開慶慶也先監於曹御史一案在神廟御前造膝口  
奏語多祕不得聞實暗有贊解力也再味三法司公書  
溫厚詳婉不以未同爲嫌先監奏記亦委曲明剴蒸祥  
藹惻真可感動天心義服中外於以見當時納約自燭  
之義焉官府同中之雅焉至今讀之者宛在心目詩曰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  
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蓋神廟自萬曆甲辰年之  
後停刑之旨無歲不下真亦有所感而云然耶抑遵聖  
母慈訓之一端也猗歟盛哉先監侍神廟左右此平反

一事并妖書一獄總非他人所能望其後塵者曩臣敬  
叙梗概以恭~~謹~~仰止之思於萬一云

酌中志卷之六終

南海譚~~崇~~五校

附中志卷之七

先監遺事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先監陳公諱矩字萬化號麟岡北直安肅縣人生於嘉  
靖己亥六月二十九日至丁未冬選人派秉筆高太監  
忠名下任司禮監萬曆十一年籍沒馮太監保時已任  
典簿後陞監官至十九年春代藩奉國將軍廷堂有罪  
革爵禁錮鳳陽高牆先監奉勅押發既竣事道經安肅  
過家上塚有皇華紀實詩一卷沿途廉靜寬恬驛遞感  
悅皆以佛稱之詞臣中講官惟與郭朋龍正域李九我

廷機先生善然一揖之外亦絕不通往來後於市書中  
得黃離草每披讀玩賞曰真宰相才也先監學術醇正  
每向人曰我只守八箇字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其存  
心兢慎如此一日姜士昌有疏偶動神廟怒要行杖處  
先監憂恤之甚形於顏色蓋自杖王德完時即曾與田  
太監義力諫未允今豈可當我掌印而又行此事乎正  
跌坐深念忽被召至暖閣語頗久祕不得聞及出喜動  
眉宇左手持姜疏右手招官人索黃紙套盛疏發下其  
旨則神廟御筆所書行草按舊制凡有御札卽片紙隻

字必用黃紙齊口半套裝盛識尊敬也其仰全君德如此雲南民變戕殺內官楊榮神廟震怒欲詳核激變狀逮處地方官是時四明沈相公偶詩籍性歸德沈相公入閣卽具柬達先監先監卽本其意密奏曰奉使內臣固仰遵萬歲爺法度不敢妄肆或跟隨下人有不曉事而玩法者若但歸罪有司緹騎逮問誠恐往返路遠耳目驚慌傳聞不便宜從寬行勘結局遐荒幸甚神廟嘉納焉福建內官高案進到所獲呂宋器械方物傳先監擬票著內庫查收先監奏曰此島夷小醜區區微物著



內庫收恐看得聖朝希罕異物也今此旨宜日著贓罰  
庫查收其愼重國體天言如此鎮撫司刑部所監誥誤  
諸臣內外重犯先監每以上帝好生無知入井爲念多  
方曲存培養聖德遇事卽諫草多不存是以潛移默化  
外廷不盡知也榮昌公主者神廟之嫡長女光廟之姊  
也會與駙馬楊春元反目春元拂衣歸里神廟怒甚特  
召先監至御前欲重處內官外官先監奏曰此閹壺小  
事不宜上動聖心傳聞不便遂擬諭閣臣以爲覽東廠  
事件某不知緣故出某門往固安縣去訖遂俯允施行

及召春元回罰於國子監演禮以懲之此先監調劑之  
力又不止調護士大夫已也萬曆中年凡正月燈市節  
司禮監掌印等各購擺設器物書畫手卷冊頁之類進  
御前一日先監偶購宋人所畫鬼子母揭鉢圖手卷內  
有楷書金字寶積經鬼子母失子緣由一百六名人題  
跋甚多元趙孟頫跋云佛以自然勝而用智力者以勉  
強求西方竺聖設此見靜聖作爲自然勝勉強以之覺  
世抑以見佛道之深不獨有功於名教也而後世人心  
好善皆賴之

云

云 其畫也黯淡朽素之中神彩煥發世

尊之慈容可掬鬼子母之悲煩可憫鉢內之兒以手據地兩目外注欲出不得出之光景宛然羣魔怪之宛狼狽惡眉目如生種種伎倆繁而不紊必非宋以後人能贗爲者先監曰此卷甚好然且未可進恐萬歲爺疑我諫阻打官人也遂將大學衍義補一部同此手卷著人託王伴讀安轉送東宮說陳矩頂上千歲爺乞睿覽此書暇時并覽此卷益於進奉之中已密寓獻替之意云先監極愛左國史漢字學諸書周程張朱諸集菲衣食淡滋味貌雖不甚魁梧音雖啞而不揚然白耳黑齒

雙眸如電昔童時至京大金吾陸炳一見咤異曰此子功名異日不在我下而令名過之萬曆二十六年以秉筆掌東廠三十三年以掌東廠兼司禮監印預卜葬地於香山慈感菴側建一石塔於塚上曰太極鎮山塔豎一石坊於墓道前曰勅葬中使神道六字有石門顏其上曰還一仙洞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辰時在內直房端坐以逝神廟極爲悼惜准從仁德門齋寧門由廊下家出元武門至東河邊將暮仍從北上東門西門乾明門西安門出至簿子衚衕宅特傳造立棺如僧家

葬法以無湮中正樂善令終之美云賜諭祭九壇祠額  
日清忠更給護勅備載房地數目皆殊典也文武臨弔  
送葬者素白塞路壅不能行山陰朱相公磨晉江李相  
公廷機福清葉相公向高親詣立棺前祭奠其文有云  
三辰無光長夜不旦其敬慕推崇如此神廟惟恩特將  
掌家常雲陞乾清宮管事後掌針工局印管文書官馬  
鑑師明苗全俱陞暖殿近侍光廟登極復陞常雲隨堂  
于告先帝陞鑑乾清宮管事先監自秉筆外廷皆不識  
爲何如人至癸卯冬妖書一獄保全善類誠足回天仁

能覆物不知皆感服也語具憂危竑議後紀中及丙  
午秋七月大審至曹學程一案先監多方婉救極力平  
反神廟聖孝覽而哀之特兪允焉具大審平反語中自  
此士紳益敬愛之先監每暇卽玩味大學衍義補或令  
左右誦聽乙巳之冬奏進二部請發司禮監重刊先監  
卒後數年始完惜督刻抄寫者寡昧無識其中頗多舛  
錯至今沿習未正良可痛也先監最愛周禮恆向左右  
日文中子有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又曰我曾見一  
書內載宋章望講周禮至典瑞有含玉問云何義講官

對曰人臣卒給合玉欲令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俱要  
名不朽何用骨爲先監每欲將陳鳳梧所刻周禮合集  
說考註訓雋照向句解次序勒成一書亦欲奏請重刻  
而志竟未遂也先監又篤好易萬厯年間偶見坊間售  
有義經十翼乃慈谿傅文兆所著曰太初易古周易玩  
辭篇觀變篇觀象篇玩占篇大與舉業不同而推明古  
易次序上下二篇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闡明可愛漢  
儒費直亂易剖辨無餘蘊且主文王作爻辭之說與周  
公無涉先監嘗曰揚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劉魏文心

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爾輩識之及先監卒後彙臣被常太監雲註誤整頓又先年曾聞開雍顧老師說國子監新刻經史不可不買一部彙臣既抱罪無所事遂購得十三經二十一史日披玩之則周公繫父辭之說誠始於唐之孔穎達無疑矣史記註則十翼井然前漢志則三古三聖人又三國志高貴鄉公視太學及別史列傳自唐以前都無周公作父辭之說其孔穎達杜撰費直亂叙不辨已明宋程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易作本義奈今繩



於舉業拘於大全誰敢如傅文兆起而議之者耶易也  
十翼也周禮也天如假先監數年則表章次第奏刊豈  
止一大學衍義補而已哉今上聖主右文極矣惜臣下  
落落無先監之儔也惜哉先監遺像在德勝門裏欽賜  
會館祠內至今見者多淚落其德望孚人未艾可知先  
監九歲選入萬厯丁未年卒享壽六十有九共同母弟  
萬策中壬辰科進士受先監之訓爲多歷大金吾陳居  
恭萬策第四子也誥贈是以及先監之二親焉

曩臣若愚曰先監雖內臣乎然其才識品望今古希有

自萬厯辛丑樂臣選入得侍左右未嘗見疾言遽色體  
雖清癯若不勝衣其處大事決大疑羽翼忠良仰全君  
德卽賁育之勇雷霆之威不少易者性不好飲酒凡飲  
稍暇卽鼓琴歌詩或跣趺靜坐自皇華紀實之外有香  
山記遊閩中紀述惜未刻也至於聲名貨利了無所好  
聚蓄書畫玩好之類嘉靖庚戌之變口薄都城高太監  
忠披堅執銳扞禦者勞先監是時二十歲矣目擊心慕  
是以有志經濟每留心於國家歲計出入應改折者應  
蠲賑者時密奏節縮以蘇民困更留心於邊塞衝險土

馬登耗會審妖書會與大司寇蕭公大亨相談蕭久歷  
塞上極爲敬服萬曆乙巳冬遼東撫鎮諺招徠流民爲  
功遂將鴨綠江以西寬奠以東張其哈喇佃子地方數  
百里棄之於口口先監聞之心頗不平惟仰屋竊嘆已  
耳見遼左棄地語中至慮大司禮受掌印時其掌家王  
朝弼卽今之王朝應者潛差張書紳等往撫順做買賣  
七宗惱恨之書人言嘖嘖草滿公市蓋原委根因盧原  
不知由應朝私遣也天下事尙可言哉藥臣曾見嘉靖  
年間詞臣藥君用御所著書曰雲岡選稿內載奉使朝

鮮回條奏邊事明悉議開海運復舊遼陽則糧可直達  
開原城西老未灣開原與廣寧相近聲息可通守邊最  
易曩臣十餘歲便隨先將軍宦遼陽萬三年其地理邊  
務民情風俗至今尙存胸臆間思其土地瀕海難脩邊  
牆則偵哨獨不可加意乎萑葦蔓衍而屯田車陣強弩  
騎射火器獨不能以正兵爲奇兵而守禦乎五年滅口  
雖袁督師一言自誤然而無米之炊恐又煩局中者費  
籌策也全遼已矣痛尙未復又何有乎棄地何有乎舊  
遼陽哉西而薊門戚帥繼光之餘制盡弛春秋兩班脩

築恐不無鹵莽塞責也再西而宣而雲而陝以類推之  
恐山西更甚總之皆廢罷匱處處待哺或不甚懸絕也  
回想我太祖開國時有河套有東勝有開平有大寧有  
舊遼陽是何等幅員何等強盛唐李勣有言神堯以一  
旅取天下今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豈不痛哉繫臣幽繫  
圖屣席藁待斃回想先監觸目傷心祇空抱杞人之憂  
向誰洒英雄之淚如九廟之靈憐鑿若愚血誠願於伏  
法之後遊魂爲變誓作厲鬼俾敵之金鼓無聲而我之  
敵愾增壯斯生雖無益於時而志或可酬於冥路卽所

以上報國恩下雪父耻也曩臣非敢於談兵喜事之人  
又非敢輕洩省中之語惟念以羊易牛非胡斷何以彰  
主心之仁而楚王太子之賢須鍾儀始達於晉是以慮  
列於首不憚疊疊

酌中志卷之七終

南海譚塾校

酌中志卷之八

兩朝椒難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光廟自元配孝元貞皇后郭老娘娘會誕公主未育外  
有孝和皇后王老娘娘誕先帝卽封才人者也又今上  
本生聖母賢妃劉老娘娘卽孝純皇后也又傅老娘娘  
卽懿妃誕六公主七公主又西李老娘娘卽誕生八公  
主後因公主選婚時始封康妃者也東李老娘娘卽莊  
妃賢而無出又有趙選侍未得封號極與逆賢客氏不  
合先帝卽位之後矯旨逼縊殺之當臨命之際將光廟



賜過首飾金珠之類列於案棹之上沐浴禮佛西向遙拜痛哭良久從容投繯至今尙以官人殯無人肯爲申雪容魏仍矯旨將名下答應近侍王亮等數人各加酷責降發南京今見存可問也光廟莊妃東李老娘娘性仁慈寬儉簡重寡言儼若五六十歲宮中多感頌之名位素在西李老娘娘前及奉先帝聖旨撫視今上凡起居食息責內外執事愛護關切勝於親生者也凡頤養聖躬勤於學問雖皆由天縱然誘掖獎勸蓋莊妃老娘娘亦間有力焉承奉徐應元者逆賢之同官涂文輔之

老叔先爲承奉副後將承奉正張忠退斥而應元爲承奉正王文政爲承奉副應元旣倚逆賢借勢驕蹇每叩見時或揚揚自得或笞詈左右無所忌莊妃老娘娘爲人謹重寡言負氣憤鬱遂致病薨彼時逆賢法正嚴急宮中間有知是應元氣薨不敢洩是以應元在鳳陽病死人多快之光廟臨御未久三宮未備痛哉先帝后中宮張老娘娘卽懿安皇后也河南生員張國紀之女天啟元年夏大婚禮成之後客氏憚后賢明遂於宮中捏言后非國紀之女云是重犯孫二之女也其年秋臺臣

游士任以募兵之差已陛辭瀕行特上疏力劾客氏蓋首犯兇鋒之第一人故乙丑緹騎之逮亦首及士任也客氏甚恨之天啟三年張娘娘覺孕客氏逆賢乃逐去官人之異已者故托不更事之官人答應一日張娘娘偶腰痛受補過度竟損元子睿胎東宮王娘娘京師人西宮段娘娘南直人俱無出裕如張娘娘者已有身鋪宮膺冊如禮畢逾期久不乳且有違言客氏逆賢恚其異已於先帝前力譖之仍矯旨將宮人內官俱逐於外絕其水火獨將妃封閉宮牆之內無所飲食經數日後

天雨尚力疾匍匐於簷雷之次伏啗雨水數口氣絕官  
門外看守官人回話奏知先帝將妃革封號如官人例  
焚化於淨樂堂至今上登極始復封改葬如禮云成妃  
李娘娘者天啟四年二月三十日誕生二公主是日地  
大震其後公主薨值中宮張娘娘偶病范娘娘卽慧妃  
封皇貴妃者復失寵任娘娘卽容妃封皇貴妃尙未誕  
生皇第三子時李娘娘間侍先帝寢偶暗爲范娘娘乞  
憐容魏偵知之遂矯旨革封絕食飲欲如處裕妃故事  
仍將內府供用庫管理內官李謙以爲成妃用事人也

卽降發南海子尋矯自殺之先時成妃見裕妃生生餓死遂平居時凡欄瓦磚縫之中多暗蓄食物至此暗得竊食數日幸客氏逆賢怒少解始退斥爲官人遷於乾西某所居住僅僅得幸存至今上登極特復其封號養膳居於慈慶宮之某宮此外馮貴人等或絕食勒死或乘其微疾而暗害之總因偶有違言誤觸客魏所忌而置之死也在先帝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誰秉內政而忍令至此極也嗚呼

酌中志卷之八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九

正監蒙難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故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公諱安字允逸號寧宇直隸保定府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內書堂讀書撥司禮監爲掌印馮太監保名下已故秉筆曾任承天監守備太監杜茂照管杜陝西人耿介好學監少之時讀書習做多玩嬉不勤苦杜將監坐於檯上用繩縛監股於桌之兩脚或書倣不中程卽以夏楚從事其嚴督如此及馮籍沒後監以年幼未經退斥蓋張宏輩羽翼庇護之

也神廟二十年後廉知監學問優博性孤介又有先監  
矩密薦遂於光廟未膺冊立之前御點爲皇長子伴讀  
光廟之乳媪姓曾直隸人也光廟升遐發引後神主虞  
祭回進德勝門曾氏長跪路傍伏塵號痛時禮臣周道  
登等大金吾駱思恭等感嘆之見吏科侯震腸疏光廟  
生母恭妃王老娘娘居景陽宮是以母子同住曾氏毫  
無怠肆光廟若離曾氏卽出宮不入矣萬曆二十九年  
春光廟移居慈慶宮從此母子睽隔不相見惟監擁護  
保衛之功爲多及是年十月十五日光廟膺冊立後神

廟黜徐文兆爲典璽局郎韓本用爲紀事吳進忠爲典璽局寫字鄒義王安李實等伴讀盧進爲典膳張忠劉忠劉朝等各爲典兵等局官陳應科王輔等爲近侍及光廟大婚禮後講讀漸稀佞臣王輔劉朝等日以鼓樂毬馬弓矢導引獻諛甚而私向外廷指稱令旨以囑託事情初徐文兆與典兵張忠相爭光廟奏聞神廟震怒俱降做淨軍鑿鎖皇貴妃鄭娘娘再三懇赦後知其曲在張不在徐遂復原職而張忠遇赦不赦至四十八年七月始釋竟以病廢此張忠非承奉張忠也而徐文兆



盧進皆年老病卒先是萬厯四十幾年王輔有罪被東廠盧太監受奏神廟下輔法司獄輔在獄中益狂肆不悅復將所使小廝打死夜沉於井事發問絞至天啟六年王體乾奉旨五年大審逆賢乃救出之後陞天壽山定陵簽書改姓馬蓋輔亦監之習也所以逆賢臭味同焉初光廟在青官時偶宮人王秋榮縊死監執欲實奏神廟而鄒義等恐滋事端遂以病故奏聞於是光廟每憚監嚴直優禮雖加而心疎畏之乙卯五月挺擊時光廟令旨稱本官

云

云

監視草也神廟賜光廟銀數千兩

以慰之始陞監玉帶監是時已久謝病家居凡年節冬至千秋等節或入宮叩見一日半日而已近侍魏朝施大用等皆監名下也朝後改名王國陞管事掌兵仗局印天啟元年爲逆賢所害施大用素占風望氣善躲閃得苟存監既萬厯年間頗仕門養病時沉酣典籍無書不窺每寫扇送相知士大夫而門多正人凡事多效法先監之所爲先監形不魁梧而耳白過面兩目如曙星潤口黑齒然聲甚啞十步之外人不能聞監頗效其啞蓋拘於惜氣養生之術又以爲先監之賢在皋陶之瘖

也人多以此少之光廟登極監匡輔秉政凡潛邸著勞者各營求美印監惟掌巾帽局一印而納約自屨知無不言八月初六日周朝瑞疏言慎初三要光廟震怒欲囚金花銀兩杖朝瑞賴監力救得降調光廟孝養神廟皇貴妃鄭老娘娘於慈慶宮及保全久事神廟管事牌子魏學顏胡進常雲等各陞秩予告及發內帑助邊起鄒元標王德元等議與大正一月之間善政種種皆監獨力贊導之也監爲人清癯多病後服人參始漸腴然不甚強壯凡隨侍先帝朝講皆賴人扶掖始行初移宮

時亦曾聽魏胡之言曲救逆賢之命見客魏始末語中  
監白哲兩目炯炯素與文書房金太監忠契厚金所刊  
御世仁風列監名焉逆賢擅政之日此書人皆不敢著  
後金亦蒙今上眷注陞秉筆御用監印金性寬緩而監  
性卞急然同年契愛無踰兩人者先帝登極月餘客氏  
寵伊始會欽賜客氏人參一袋約重二三十觔逆賢卽  
攘奪抱赴監直房曰天賜富貴叩獻作湯用其趨附諂  
諛如此監自泰昌元年八月至天啟元年五月其直房  
先在乾清門裏之西南廊後遷住於隆道閣西小房每

稱病靜坐會蒙先帝御書輔朕爲仁明之主七字於扇以賜之不常在御前或有事但攬拽一至而已凡有文書皆趙恩張永齡等呈稟監不開口明說止於膝上或案上用右手食指作畫字寫字形或眼語頤指非久侍者不能通其意間不能會意而致怒遭責者比比也初監作伴讀時杜任承天守備叔姪會失和先監每調劑之及監侍先帝奏薦杜某舊人多學陞秉筆未久任以老病卒又謀欲於留都改葬馮太監骸骨未果而罹禍焉監性雖峭直嚴急然頗樂道人善凡有寸長者皆不

忍淚天啟元年三月初興光廟陵工大工秉筆高公諱  
時明者掌內官監印恐不勝任而辭印之第三疏有曰  
微臣局量已盈做車難以任重云監擊節賞之日破  
車硬著好路兒化得妙此誰筆也高公曰本監寫字劉  
時泰也纍臣原名時泰避光廟年號改此監曰名下果  
無虛士老公宜厚遇之高公至直房隨喚纍臣慰勉以  
銀兩錢幣旌之且顧左右曰怎得滿皇城官人多好學  
讀書如劉長官我方喜也又先監矩於萬曆乙巳冬奏  
請神廟重刊大學衍義補至卒後十餘年始刊完纍臣

會具草募化同會之人捐資印造焚化一部以慰泉下  
供安一部以示永久其單前弁言乃己未年罪中語監  
後見而愛之遂留置之案側凡夙望多學如邊潯寧趙  
思諸人間指示之曰此我輩中有志懷本人也其獎誘  
後人如此監於天啟元年五月得告隨奉旨著掌司禮  
監印乃跳遊西山辭不卽赴其疏有云臣願領罪不領  
官等語蓋一腔忠憤氣稍不平致小人乘隙攘其印而  
阻於內又有邪人建議於外而阻其出仍復構謀陷害  
以畢其命方遊賢欲下手殺監尙懷前救命恩猶豫未

忍時王體乾急欲掌印遂以危言動客氏客氏密而進  
賢曰外邊或有人救他聖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何如  
終吃他虧賢意始決遂降監南海子淨軍卽陞劉朝南  
海子總提督令代宋太監晉以宋長者不忍殺監而朝  
敢任之亦以朝平素與監不合也朝到任之後遂禁其  
家人絕其飲食今日改調某園明日改調某鋪漸漸危  
迫一二村民不忍監餒或暗餉一糕一餅者卽痛遠斥  
之監饑甚自於籬落間搽創蘿蔔袖藏於夜半竊食之  
又數日不死朝欲微容魏之喜遂密授意於下手者撲



而縊殺之備見崇禎元年十二月內曹太監化淳等參  
丁紹等疏中初監奉有掌司禮監印之旨也原擬疏辭  
再奉溫旨卽出不意科臣霍維華有疏規刺監以抄揭  
差名下曹公見高公是時高公已居林下頗爲谷嗟然  
已無可奈何又經累熊廷弼再起赴遼雅敬重監及都  
憲鄒元標等後聞監亡咸爲之流涕悼惜也監受窘未  
卒之先秋雨霖霖霏微慘黯天日無光怒風悲號高公  
徐步簷前仰天嘆息曰王老爺難矣又數日復密向彙  
臣曰我夢王老爺青衣小帽來見默而不言其必西歸

乎主僕私語淚不覺盈盈下恐人見隨拭之歟臣得舊  
唐書列傳讀之有張柬之等五人不得令終狀誦與高  
聽又至別譖有曰天地爲籠去將安所更心如刺促收  
之不忍聽焉至翌日間監果死矣時辛酉九月二十四  
日也其名下惠公進舉曹公化淳王公裕民楊公春張  
公若愚等皆重責酷刑備至凡發南京者盡則整頓夜  
則打更曹公等數人先在北京更鼓房打更不數月亦  
發南京又文書房趙恩數人張永齡寫字史輔民皆監  
之經理本章者及監掌家張和等俱被逆賢害死嗚呼

惜哉監之爲人也器宇嚴毅鶴立昂霄始惑魏朝之言力救逆賢之命而認賊爲子誤中妖媼之詔遂爲所圖視王體乾爲道義友卒攘其位而斃其命世事糾紛轆轤誠有出於意料外真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當辛酉五月初高公最先告病候旨詣河邊直房監尙任官會具密奏薦留高公內引云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句高公力止之若此奏會上則高公必繼監受書豈能至今日哉自光廟龍眷西李老娘娘遠在東李傅兩位老娘娘之上監恆不懌見西李老娘娘未嘗

叩也西李老娘娘下用事之李進忠姚進忠劉遜劉尙  
禮姜昇等諸人招權納賄無所不至既移官之後便該  
以正義尊崇神廟昭妃劉老娘娘俾先帝朔望朝謁盡  
承重之禮凡有應議之事間有奏請一一施行之亟屏  
退客氏於外而制馭逆賢優以金帛隆其虛銜可也乃  
西李既退而客氏炎炎體乾縮胸而逆賢日盛誰作厲  
階毒痛中外哉於此見監讀書極博品極高守極介性  
極骨鯁有大臣風其實於經國之體圖事之機會不無  
疎漏蓋有未能盡善者焉悲夫痛哉當今之世能再得

憐才勉學之人如監者誰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非天哉今上登極後卽霑恩卹崇禎二年夏曹太監化淳等復具疏催部覆改祠額名復蒙聖恩賜祠額曰昭忠爲後世榮也監廣交遊善貿易靈濟宮西有布鋪一處歲出息若干各處房租又若干是以雖處青宮冷局二十餘年而財用充裕未嘗乏也監又善書好奕奕或輟則必詭著以求勝方已又矜滿孤立十急馭下頗爲知道脫俗者惜之是以知其涵養尙未純粹如先監矩也或亦各成其是而已矣

酌中志卷之九

九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九終

南海譚榮校